

普氏野马 (*Equus przewalskii*)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0)

中图分类号: Q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0-3263(2004)02-100-02

Wild Horse (*Equus przewalskii*)

JIANG Zhi-Gang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China)

普氏野马 (*Equus przewalskii*) , 属哺乳纲奇蹄目马科马属。普氏野马体型健硕, 体长约 2.8 m, 身高 1 m 以上, 体重约为 300 kg。关于普氏野马的分类地位, 动物学家尚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普氏野马与家马同属于马亚属, 有的学者甚至将普氏野马与家马划为同一个种。有的学者则认为普氏野马是马的祖先, 但是一般认为普氏野马和现代家马是具有共同祖先的亲戚。

普氏野马曾经分布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干旱荒漠草原地带, 故又被称为准噶尔野马或蒙古野马。100 多年前, 普氏野马曾成群结队, 驰骋在广阔的戈壁上。19 世纪后半叶, 沙俄军官普热瓦尔斯基率领探险队先后三次进入新疆, 在准噶尔盆地奇台至巴里坤的丘沙河、滴水泉一带采集到了野马标本, 并将捕获的野马驹运回圣彼得堡。那时, 西方人第一次见到野马。沙俄学者波利亚科夫 1881 年正式将野马标本定名为“普氏野马”。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来自俄、德、法等国的探险队在新疆大规模捕猎普氏野马。1890 年, 德国探险家格里格尔从我国捕捉了 52 匹野马幼驹, 运回德国, 其中有 12 匹野马繁衍成功。现今全球圈养的野马基本上都是这 12 匹野马的后代。

普氏野马有 66 条染色体, 而家马有 64 条染色体。但是, 普氏野马可以与家马杂交产生可育的杂交后代。目前世界的普氏野马分为 A 系和 B 系, A 系是普氏野马与家马的杂交后代, 只有 B 系是纯种的普氏野马。目前在全世界 112 个野生动物繁育中心和动物园饲养着大约 1 300 匹普氏野马, 遍布世界五大洲。

从 19 世纪起圈养的普氏野马一直处在人类的照看之下。人类为这些野马提供食物和饮水, 提供躲避风寒雨雪的棚舍。人们为野马注射疫苗, 为生病的野马治疗; 安排野马的配种繁殖, 甚至人工将这些野马运输到选定的新“家园”。野生动物的保护策略有两种: 一是在野生动物的原分布区, 建立自然保护区, 就地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 另一种策略是将野生动物迁入人造环境圈养。当物种在野生状态下即将灭绝时, 人工圈养提供了最后一套保存濒危动物的方案。这种野生动物保护策略曾称为“人类协助生存策略”。

由于野马保存有许多与家马不同的基因, 人们十分重视保护普氏野马。为了恢复野生野马, 各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1963 年, 国际上成立了世界性的野马专业工作组, 1978 年建立了野马基金会, 提出在新疆准噶尔盆地放养普氏野马的建议。为了解决圈养野马种群退化的危机, 人们曾寄希望于寻找自然界中残存的普氏野马。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 1974 年、1981 年和 1982 年先后组织考察队, 深入到准噶尔荒漠、乌伦古河、卡拉麦里山、北塔山等野马产地考察, 并结合航空调查, 寻找普氏野马, 结果令人失望。现在大多数人认为自然界的普氏野马已经灭绝, 即使还有残存的普氏野马, 其数量也非常少, 不能形成可生存种群, 不足以保证野马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

1986 年中国将欧洲人工饲养的普氏野马重新引入中国, 在准噶尔盆地南缘, 当年普热瓦尔斯基首次捕捉普氏野马的地方, 建成了普氏野马饲养繁殖中心。现在, 野马饲养繁殖中心圈养的普氏野马已增加到一定的数量。野马回归中国时制订的一个目标, 是将人工圈养的普氏野马释放到原先生存的自然生境, 逐步恢复其野生种群。于

是,将人工繁育的普氏野马放归自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蒙古国放归自然的野马已经基本上处于野生状态。

经过近 20 年的环境保护宣传,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保护已深入人心。野马是戈壁荒漠的标志动物。21 世纪的中国人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西部的开发令人振奋,西部的环境问题令人关注。野马在准噶尔盆地回归大自然自然牵动了亿万人的心。

2001 年 8 月 28 日,27 匹普氏野马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放归大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野马的报道也频频见于报端。

野马放归自然经过了充分论证和长时期的准备。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普氏野马已经丧失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经过 100 多年的人工饲养,野马的野性已经逐渐退化。今天的普氏野马已经不是原来的普氏野马了,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人类。那些圈养的普氏野马甚至乐于和人亲近。在卡拉麦里,野马将面临天敌的攻击。野马要生存,必须自己寻找水源和食物。在冬天,成千上万的牲畜和成群的野驴还会与野马竞争食物。但是将人工繁殖的野马放归大自然是一项科学实验。

在国外,人们已经开展了多次人工繁殖濒危动物放归自然的实验,但是,这些实验成功的比例不高。有人曾总结了野生动物放归大自然的经验,发现通常重新释放野外捕获的个体较野放人工哺育个体容易成功;在濒危物种的核心分布区释放人工圈养个体要较在濒危物种的分布区边缘释放容易成功;并发现建立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种群要较珍稀动物种群容易成功;野放草食动物较野放肉食动物容易成功。因此,将人工繁殖的普氏野马放归自然,成功与失败的可能并存。

普氏野马回归大自然是一项科学实验,它们将面对狼等天敌和雪灾、大风等自然灾害。尽管有的野马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自然淘汰,但是,普氏野马野放实行的是一种软释放策略,即在自然界食物稀少时,为野马提供食物和饮水。而不是将野马驱赶到荒地里不闻不问。

2003 年 9 月我们到卡勒麦里自然保护区考察时,见到了 2000 年野放的一群野马的母子群,共 16 匹,其中有 4 匹马驹。9 匹公马则形成公马群在乌伦古河河边活动。这群野放的普氏野马膘肥体壮,在戈壁滩上悠闲地啃草。它们仍不怕人,只是用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我们(封面图片)。

人类与马有着不解之缘。人类驯养了马,培养出世界上许许多多家马的品种。同时,人类的狩猎造成了北美洲野马的绝灭,人为干扰也是普氏野马消失的主要原因。因此,野马放野后,最重要的是呼吁人类的保护意识。人类曾造成了普氏野马的绝灭,也将使普氏野马再生。我们期待在 21 世纪成群的普氏野马重新回到新疆准噶尔盆地,成为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一道新的风景线。

(图片摄影:蒋志刚)